

子

略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津討

原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子略四卷。目錄一卷。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刻錄。已著錄。是書卷首冠以目錄。始漢志所載。次隋志所載。次唐志所載。次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所載。次鄭樵通志藝文略所載。皆削其門類而存其書名。略註撰人卷數於下。其一書而有諸家註者。則惟列本書而註家細字附錄焉。其有題識者。凡陰符經。握奇經。八陣圖。鬪子。六韜。孔叢子。曾子。魯仲連子。晏子。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戰國策。管子。尹文子。韓非子。墨子。鄧析子。亢桑子。鬪冠子。孫子。吳子。范子。鬼谷子。呂氏春秋。素書。淮南子。賈誼新書。鹽鐵論。論衡。太玄經。新序。說苑。抱朴子。文中子。元子。皮子。隱書。凡三十八家。其中說苑。新序。合一篇。而入陣圖。附於握奇經。實共三十六篇。惟陰符經。握奇經。錄其原書於前。餘皆不錄。似乎後人刪節之本。未必完書也。馬端臨通考多引之。亦頗有所考證。發明然似孫能知亢倉子之僞。而於陰符經。握奇經。二略。諸葛亮將苑。十六策之類。乃皆以爲真。則鑒別亦未爲甚確。其盛稱鬼谷子。尤爲好奇。以其會粹諸家。且所見之本。猶近古。終非焦竑經籍志之流。輾轉販鬻。徒構虛詞者比。故錄而存之。備考證焉。

子略序
六經後士以才藝自聲於戰國秦漢間。往往聘辭立言。成一家法。觀其跌宕古今之變。發揮事物之機。智力足以盡其神。思致足以殫其用。其指心運志。固不能盡宗於經。而經緯表裏。亦有不能盡忘乎經者。使之純乎道。昌乎世。豈不可馳騁規畫。鉤鋒事功。而與典謨風雅並傳乎。所逢如此。所施又如此。終亦六六與羣言如一。百氏同流。可不嗟且惜哉。嗚呼。仲尼皇皇。孟子切切。猶不克如臯夔。如伊呂周召。況他乎。至若荀況揚雄。氏王通韓愈。氏是學孔孟者也。又不可與諸子同日語。或知此意。則一言可以明道藝。究訐謨。可以立身養性。致廣大。盡高明。可以著書立言。丹青金石。垂訓乎後世。顧所擇如何耳。審哉審哉。乃系以諸子之學。必有因其學而決其傳。存其流而辨其術者。斯可以通名家究指歸矣。作子略。

高氏 似孫 續古

黃帝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日月星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射，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賢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則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至靜之道，律呂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

陰符經注

太公等注一卷

七家注一卷

李筌注一卷

張果注一卷

袁淑真注一卷

蕭真宰注一卷

黃居真注一卷

沈亞夫注一卷

任照一注一卷

蹇昌辰注

杜光庭注一卷

陸佃注一卷

李靖陰符機一卷

陰符太無傳一卷

陰符正義一卷

陰符要義一卷

李筌妙義一卷

陰符辨命論一卷

陰符元談一卷

陰符經一卷

陰符十德經一卷

陰符經疏三卷

陰符經頌一卷

陰符經一卷

陰符疏三卷

陰符元義一卷

陰符丹經一卷

陰符丹經一卷

陰符經序一卷

陰符經訣一卷

新注陰符經序一卷

陰符五賊義一卷

陰符小解一卷

陰符天機經一卷

陰符解題一卷

陰符丹經解一卷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

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詞犯乾坤，何事不隱德。降靈生軒轅，口銜造化斧，鑿破機關門。五賊忽進逸，萬物爭崩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源。但學戰勝術，相高甲兵屯。龍蛇競起陸，鬪血浮中原。成湯與周武，反覆更爲尊。下及秦漢代，演弄兵亦煩。姦強自休據，仁弱無枝蹲。狂喉恣吞噬，逆翼爭飛翻。家家伺天發，不肯匡淫昏。生民墜塗炭，比屋爲冤魂。祇爲謹此書，太機難久存。微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意義，豈敢求瑕痕。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身外更何事，眼前徒自喧。黃河但東注，不見歸崑崙。晝短苦夜永，勸若傾一樽。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

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玄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結爲日月精，融作天地髓。不測似陰陽，難名若神鬼。得之

昇高天失之沈厚地具茨雲木老塊煙霞委自顛頊以降賊為聖人軌堯乃一庶人得之賊帝擊擊見其德算脫身授其位舜惟一繆民冗冗作什器得之賊帝堯白丁作天子禹本刑人後以功繼其嗣得之賊帝舜用以平降水自禹及文武天機嗒然弛姬公樹其綱賊之為聖智聲詩川競大禮樂山爭峙爰從幽厲餘宸極若孩稚九伯真大彘諸侯實虎兕五星合其耀白曰下闕里由是生聖人於焉當亂紀黃帝之五賊拾之若青紫高揮春秋筆不可刊一字賊子虐甚斯姦臣痛於華至今千餘年蚩蚩受其賜時代更復改刑政崩且隆余將賊其道所動多訛毀叔孫與臧倉賢聖多如此如何黃帝機吾得多坎頓

陰符經

似孫曰軒轅氏鑿天之奧洩神之謀著書曰陰符雖與八卦相表裏而其辭其旨涉乎幾入乎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通天下之曠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軒轅氏皆有得於此者堯舜禹以徠皆精一危微行所無事之時陰符之學無所著見豈非行之於心仁於天下者乎湯武有誓韜匱有兵八陣有圖遂皆用此以神其武而况有風后握奇一書又為之經緯乎此黃帝心法而後世以為兵法者是以此書見之兵家者流殆未嘗讀陰符矣嗚呼若符之學一乎兵則黃帝之所以神其兵者豈必皆出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為陰符之機矣其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於羲畫之表人固有五賊特莫之見耳若能見之何止乎昌耶夫子曰老而不死之謂賊此之謂也皮日休之言奇矣皮日休和陸龜蒙讀陰符詩有曰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皮氏所見亦今本耳

風后握奇經

馬隆本作握機敘云風后軒轅臣也握者帳也大將所居

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人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隨有公孫宏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行四字

八陣四為正四為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所傳未可參用餘奇為握奇舊注奇讀如奇解云說奇正餘奇為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圍地有軸前後有衝風一作有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塵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為披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宏曰傳項氏陣法依此今按而前列等或合而為一因難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一作天或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一本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其次天衝其次地衝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其次中兩地為比是也公孫宏曰此為地為從天陣變為地陣或即張地法曰動靜二義布擊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一本自公孫宏出經文中縱布天一有雲象龍一有龍象龍天二次之作兩天一縱布地四次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地字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無二句右後衝地字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此為動也四字無虛實

或圖布已下與此微有差異而前漢樂毅之說相類今亦錯綜於其
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或通之理皆之明哲不復備載近
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應口訣以相傳授子今於難解之處增字發
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五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爲經文誤
也按公孫氏稱與其異者天或圖布大遊軍定兩端下以爲正經而
以天有衝止編類而長列于續圖雲爲翔鳥之下今馬本尚如此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初警衆 未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關

金音五 一緩關 二止關 三退 四背

五急背背一本

摩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一作赤

五赤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一作赤 八地後上黃下赤一作青

陣勢八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爲天 三革三金爲地

二革三金爲風 三革二金爲雲

四革二金爲龍 三革四金爲虎

四革五金爲鳥 五革四金爲蛇善注此八陣名用金數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
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西
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一作西音不止者
行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合作二 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爲虎翼天地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翔鳥

八陣總述

晉平虞護軍西平太守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聖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

萬化敵莫能知

四陳讚

動則爲奇靜則爲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伏輪輒定有兵

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爲陳之主爲兵之先潛用

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疆獨立

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元風能鼓動萬物驚焉蛇能

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下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

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陳形

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驚鳥擊搏必先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為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為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搏威其威力准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讚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不昧

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為一平川如城散而為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威結陳趨地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靴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森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靴音

塵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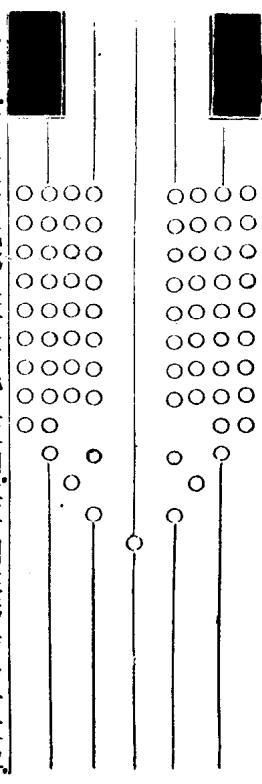
塵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未收塵者指揮角者驚覺臨機

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自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物禁暴隨時禁衰蓋不
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惕乾乾善則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
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為陳
動則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
言以戒來者天下
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
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
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
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為六十四卦之變其出
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
千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
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
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
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
陣圖故入其陣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
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
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
則二廣迭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圖成罅罅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
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味項籍得之霸王楚繆布得之奄九江孝武
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
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蹟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及以
為項繆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武侯八陣圖附



似孫曰蜀漢丞相武侯諸葛亮八陣圖其一圖在沔陽高平故壘
 鄴道元水經以爲傾而難識矣其一圖在新都八陣鄉峙土爲魁植
 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
 步魁百有二十其一圖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填石爲規前障壁門後
 倚卻月縱八橫八魁容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
 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徒華變滄不足窮其力也磊磊斯石
 載轟載椿知幾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愛神所做者歟昔者風后
 以陣法佐黃帝戮蚩尤若變與神蓋出於握奇經者也所謂經者本
 乎先天蹟乎八卦錯以九疇非武侯窺其幾洩其用四頭八尾脉落
 □聯因隊相容隨形可首雖曰奇正迭變未有不出於正者故曰黃
 帝之師百戰百勝者此其得之桓温固嘗驚嘆以爲常山蛇杜甫又
 切感嗟稱其石不轉武侯之心則二子所未深知也惟王通氏以爲
 亮而無死禮樂可興吁知武侯者通乎昔者先王處民以井寄兵於
 民熱之以禮容用之以節制是誠不陣而可以服人兵者使武侯昌
 諸用勤諸功甘誓牧誓可也天不壽漢圖石如泣悲夫武侯又有將
 苑一卷十六策一卷

鸞子

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鸞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鸞子曰
 君若使臣捕虎逐蠹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尙少文王善之
 遂以爲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

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啟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
 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大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鸞
 鳥將擊卑飛翮翼虎狼將擊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
 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略淆雜若大誥
 洛誥之所以爲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
 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敘鸞子名態著書二十二篇
 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鸞熊此語亦佳因錄
 之永徵中逢行珪爲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
 傳乃篇十有二

太公金匱六韜

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鄭康成稱
 其天期已至兵甲之疆師率之武故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
 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
 以知人心王時寢疾太公負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駕驚冥
 之車周旦爲之御至于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肩車戰飛虎赤莖
 以銅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剛方頭鐵鎚重六斤一行馬廣二丈
 爲首電影也書則爲光夜則爲星方頭鐵鎚名鐵鎚廣二十具
 渡溝飛橋廣五丈轉鷹爪方凶鐵把柄長天陣日月斗杓杓一左一
 陣地陣右前後之利人陣軍馬積楹臨衝具雲梯飛樓中地武衝
 大檣三軍所須雲火萬炬具吹鳴籥審此則康成所曰兵甲之疆師率之
 武爲可攷歟亦詩所謂檀車煌煌駟駟彭彭者也又攷諸武王曰殷
 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武王又曰諸侯已至士民何如
 太公曰大道無親何急於元士武王又曰民吏未安賢者未親何如
 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於書者詩之上章曰保右
 命爾變伐大商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之謂歟

孔叢子

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出于雜家而又益以連

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孟者其事雜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為黃帝之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敘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為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好古之癖每有悅乎異帙奇篇及觀其辭攷其事則往往差謬而同異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皆苟簡於一時而增疑於來世也故為學者舍六經何師焉

曾子

曾子者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于天圓已見於大戴禮篇為四十九為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撥拾以為之者歟劉中壘父子秦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况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且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質者吾自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子讀先太史史記注七十二弟子傳參字子輿晉灼讀音如宋昌驂乘之參因併及之

魯仲連子

仲連生戰國間可謂大不幸者矣有其材即無其時有其時無其事業此志士之所共嗟也若其辭氣雋放個儻磊落環現乎誓諾之風遺燕將一書有曰智者不肯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以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辭旨激亮隱然出乎戰國之表其義高矣史記傳仲連言其莫肯干仕嗚呼當是時士掉三寸舌得意天下一言擲闔取富貴如拾芥往往挾詐尚謀蹂躪於名利之場如恐不及仲連智謀辯勇非儀秦髡衍輩可伍因事抗議切中軍機排難解紛迎刃而破心畏爵賞如逝鴻避弋連之意沉冥斯世久矣使連可廢不過相齊耳天下諸侯方仄足惴惴將一于秦亦豈一齊所可亡秦者逃歸海上瞭焉著龜茲其所以大過人數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晏子春秋

孔子刪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費誓秦誓在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禮義銷微制度掃地聖人無所施其正救而猶惓惓於詩書至於世日益亂分日益陵三綱五常斷喪乖紊天地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而春秋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齊晉之霸齊晉之霸莫雄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為之蕩然其為術至慘也至無道也其遺惠天下後世者仲也二歸反玷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得正而況背義違禮桓公唯甚君臣之際不亦陋乎不特是也自太公疆于齊至于宣公蓋二十三傳矣而弑死十有一嗚呼何其甚亂也獻公殺其兄襄公淫其妹懿公宣公皆以淫惡而見弑當是時禮亡義墮豈復知有君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為齊趨於弱入於危矣公燕羣臣請無為禮是何其言之謬法之蕩也晏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棄禮也力強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殺其君而禮不使也戰國之汚有臣如此亦庶幾焉然而田氏之宗世世齊政實思斂惠以懷其民民亦忘齊而歸田氏禮之素蕩義之素墮魚爛冰銷有不可禦誦晏子之語究晏子之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

子略卷一

子略卷二

老子注

河上丈人戰國時人

母邱望之漢長陵三老又章句二卷

王弼又老子指

羊祜又有

孫登晉尚書郎

劉仲融

張憑

盧景裕

陳暉

李九愿

惠琳僧

鳩摩羅什

程韶集注

張道相道士集二

偃松子

李榮道士

傅奕

吳善經又小解

顧歡義疏一卷又

章處元義疏四卷

趙志堅義疏四卷

江徵義疏十卷

梁武帝又六卷

王肅元言道德新記二卷

河上公漢文帝時人

嚴遵漢人又指

鍾會

蜀才

王尚楚晉江州刺史

袁真晉中郎將

曹道冲

陶弘景

鍾植

陳嗣古

惠嚴僧

義盈僧

任真子集注

梁曠又道德經四卷

李納

辟閭仁謂

楊上善

李若愚

孟智周義疏五卷

戴詵義疏九卷

王願義疏四卷

賈青夷義疏四卷

何晏講疏四卷又道德經二卷

葛洪序卷

成元英義疏七卷

劉遺民元譜一卷

陸希聲道德經四卷

賈大隱老子述義十卷

陸修靜道德經釋義一卷

崔少元老子心一卷

何晏道德二論疏四卷又有講

何平叔晏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又晏注老子未畢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喑喑遂不復注因作二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又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裴微論老子

王輔嗣弱冠詣裴微微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

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微為吏部郎微見異之故問

老子

卦始於犧重於文王成於孔子天人之道極矣究人事之始終合天地之運動吉凶悔吝禍福興衰與陰陽之妙迭為銷復有無相乘盈虛相盪此天地之用聖人之功也易有憂患此之云乎書記專詩攷俗春秋以明道禮樂以稽政往往因其行事書以記之者也易之作極聖人之蘊奧而天下無遺思矣老子之學於道深矣反覆其辭鈎研其旨其造辭立用特欲出於天地範圍之表而道前古聖人之所未道者然而出於有無相乘盈虛相盪之中所謂道者蓋犧皇之

韓莊元音一卷

扶少明道士道德經二卷

杜光庭廣聖義三十卷

元景先生簡要義五卷

陳景先道士五卷

賈善坤傳三卷

所繫周孔之所貴豈復有所增損哉六經之學立經垂訓綱紀萬世
老氏用心又將有得於六經之外非不欲返世真淳聖民清淨然善
用之者蓋可為黃昊為唐虞其不善用之則兩晉齊梁之弊有不可
勝言者此非言者之過也世之言老氏者往往以為其道出於虛無
恬淡非道之實而病之其又偏矣太史公所謂尊孔氏者則黜老子
尊老子者則黜孔氏柳宗元獨曰老子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
何斯言之審且安也揚雄氏太玄則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君玄足者
也淵乎斯言

莊子注

向秀 二十卷

司馬彪 十六卷

郭象 十卷

李頤 三十卷

崔譔 十卷

楊上善 十卷

盧藏用 十一卷

文如海 十卷

成元英 道十卷又
疏二十卷

張昭 十卷

李頤 十卷

王元古 集解二
卷

梁簡文帝 講疏三
卷

張機 講疏
二卷

李叔之 義疏三
卷

戴詵 義疏
八卷

王穆 義疏
十卷

周宏正 講疏
八卷

陸德明 文義句
十卷

馬廓 古本正
義十卷

梁曠 南華論二
十五卷

李允 論二卷

張隱 居指要三
十三卷

張游朝 南華問象
疏十卷

賈參 寥通真論三
卷唐人

碧虛子 南華經章二
卷唐人

元載 南華通
微十卷

向秀莊子解義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
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居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
羈安於適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禮之後秀

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成曰此書匪復類注徒棄人作業事耳
及成以示之康曰爾故復勝否安乃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
言秀可觀而與康世年雖有年彼此未若爾莊之純備也秀本傳
遺志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謂之者無不超然若己出塵埃而
竟絕冥始了現觀之妻有神德元哲能通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威
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
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文少傳日象字子元河南
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
之亞詳同空據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
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字而已文上博
精詳道旨

支道林莊子逍遙義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
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謂曰馮讓軍將軍長 因及
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
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九萬尺鷲之起輪材小大雖差各任其
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而有待得其所以然者
耳唯聖人與物真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適而已又
有特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
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奇指鸚鵡鴝以營生之路曠故失
適於體外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伏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適
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遙然不我得不為不疾而速
則逍遙不遠也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足足以於所足快
然有似天眞猶鑿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榮當其模模絕歸於歸
適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晉人好言老莊

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靜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
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
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繳惑以
真而自以為誠者也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嘆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

好學而有理思也
周張隆安記曰仲堪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帝紀曰仲堪
有理思能清言

庚子黃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庚子侍中峻第三子恢開有度量自謂是若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嘗謂主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世至豫州刺史支道林許謝威德共集王家許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欲歌數聲秦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髮髮偷快行原以上陸陸而止左氏曰孔子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節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士之君歟曰非也漁人曰仁則仁矣恐不免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適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請故復自佳耳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東晉人好老易能言理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滅庚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微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曠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莊子

道德三千年辭絮旨證澹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莊周則不然凌滌沉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峰蕭瑟乃欲超遙於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個儻峻拔無一毫蹈襲沿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僞放肆迤演如長江長河袞袞注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湧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怪詭誕狂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聾亂而自呼至於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才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

一書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土至於無所用其才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忍忍乎方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斬然一律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放乎辭矯世之私會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不可免於中若其言託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侮道茲爲亦甚矣學者知之乎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爲誕然觀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闢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竺乾之師聞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文字

柳子厚以文字徐靈府注十二卷李白進訓注十二卷天寶中以文字爲通玄真經文字爲老子弟子其辭指皆本之老子其傳曰老子弟子雖其辭指柳子厚以爲時有若可取蓋駁書也凡孟子數家皆入剿竊文詞又互相抵而不合人其損益之歟或聚斂以成其書歟乃爲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文子之一變也。

子略卷二

戰國策

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感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而辨者沉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攷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闕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可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契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不論其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嘆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用功深也予遂效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管子尹知章注三十卷杜佑管子指畧二卷

古者威衰之變甚可畏也先王之制其威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剝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於兵而忘其為農天下於利而忘其為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聘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險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者哉而況井田既壞概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燬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繫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為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者而卒不復

可行蓋三代之法其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劉邵之志人物也曰管仲曰商鞅皆以隸之法家李德裕以邵之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至以管仲與商鞅俱人物之品往往不倫德裕顧未嘗熟讀其書耳邵所謂皆出於法者其至論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使齊盡變其功利之習僅庶幾於魯耳然則安得而變哉聖人非有志於變齊也古之不可復也為可嘆耳。

尹文子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律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齊等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為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為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熟攷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熏蒸染習變幻捭闔求聘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韓非子

士生戰國才不一伸抱智懷謀其求售殊切切亦可憐也商鞅以法治秦李斯又以法治秦秦之立國一出於刑罰法律而士以求合者非此不可始皇一見韓非之書喟然嘆曰寡人得見斯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始皇所以憐憫於非者必有所契焉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皆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

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此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之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生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墨子

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其為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泰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為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聞可也唯其言近乎譎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不可不加闢也嗚呼孟子之學一於羽翼羣經推尊聖人者歟異時有纏子者修墨子之業唯曰勸善兼愛墨子重之嗚呼學墨子者豈學此乎

鄧析子

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駟子太叔為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駟駟於是為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其意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歧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治而子產誅之蓋列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駟駟殺鄧析是

為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禮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止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也嗚呼春秋以來列國莫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蹂躪於爭抗侵凌之域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為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為度以威為神乎析之見殺雖歎之過亦鄭之福也

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老氏表莊列皇皇乎清虛沖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上既不知其人之僂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來獻其書書褒所作也按漢畧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以趨世好迎上意耶今讀此編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諸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元又以為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王褒所作者

鶡冠子

春秋戰國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數者不得其時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間無所泄其謀慮智勇大抵見之論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念有以怵其心利害之機有以蕩其慮而特立獨行之操不足以盡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為書不出於黃老則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鶡冠子而已也柳子厚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為鄙淺唯誼所引用者為其美餘無可言者列僂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

著書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禍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為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

孫子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魯兵也，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明恥教戰，宋兵也，少長有禮，八節和睦，晉兵也，制國作政，以寄軍令，齊兵也，僕三千人有紀，有綱，秦兵也，伐晉之舉，喪乃止焉，楚兵也，周衰，制隳法，蕩政不克，綱強弱相凌，一趨於武，修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壽也。兵流於壽，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擊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議，反覆奇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奮，故詩書所述，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餘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為強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廬既以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術不行於他國，特見信於吳，而武之言兵，亦知為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吳子

自有春秋而天下日窮於兵，孫武以言兵進於吳，吳起以言兵售於魏，各以書名家，然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實於經求之古，奚慚焉。反覆此編，則所教在禮，所貴在禮，夫以湯武仁義律之，起誠有間，求之於齊魯晉

衛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武侯賢矣。聽起者，聽起者，君臣之過，不為不厚矣。譏問一生，棄如敝屣，勳名志業，迄不一就，士之思古，安得不嘆息於斯。若其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君，駁不附之大臣，臨未信之百姓，而乃明法審令，廢疎遠之公族，捐不急之庶官，持意太過，操制太嚴，是所以速禍耳。起乃疎於此耶。

范子

范子之事，不亦奇乎。蠡相越王勾踐，深謀隱策者一十二年，迄吳亡，大雪越取，勾踐霸拜，蠡上將軍，蠡即日上書勾踐，扁舟五湖，闐然無聲。又浮海入齊，變姓名，鴟夷子皮，父子治貨數十萬，齊聞之，延為相，有頃，上相印，盡散其所有，獨懷重寶行次乎陶，天下稱陶朱公。嗚呼，智哉。唐王績詩：范蠡何智哉，單舟戒輕裝，與吾言合節，蠡方居齊，以書做大夫，種曰：鷺為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王長頸，可共患難，不可共樂，合亟圖之，嗚呼，此非蠡之言計然之言也。初有計然者，遨遊海澤，自稱漁父，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烏喙，不可以同利，蠡之智，其有決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曆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俟時而動，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然，濮上人，姓章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

鬼谷子

鬼谷子隋志有樂法一卷，又有鬼谷先生占氣一卷。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挾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